

提灯映桃花

淮上 著

上册

千千万万年无边的光影后，终于来了这么一个人。
他会带凤凰离开无边的莲海，会陪他度过每晚的寂寥，
会帮他摆脱循环无尽的孤单宿命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提灯映桃花

①

淮上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提灯映桃花: 全2册 / 淮上著. -- 南京: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

ISBN 978-7-5399-9687-5

I. ①提… II. ①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27534号

- | | |
|--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提灯映桃花 |
| 作 者 | 淮 上 |
| 出版 统 筹 | 黄小初 侯 开 |
| 选题 策 划 | 李文峰 崔 悦 |
| 责 任 编 辑 | 姚 丽 |
| 文 字 编 辑 | 崔 悦 |
| 责 任 监 制 | 刘 巍 江伟明 |
| 出 版 发 行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|
| 出版社网址 | http://www.jswenyi.com |
| 经 销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700×980毫米 1/16 |
| 字 数 | 550千字 |
| 印 张 | 41.5 |
| 版 次 | 2017年1月第1版,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|
| 标 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399-9687-5 |
| 定 价 | 68.00元(全二册) |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 录 【上】

CONTENTS

第一章 H市地生胎	001
第二章 真身被毁	057
第三章 国安动荡	114
第四章 金铃幻象	169
第五章 雪山神女	225
第六章 步步生莲	283

目录 [下]
CONTENTS

第七章 冰封长夜	333
第八章 凤凰涅槃	393
第九章 大不周山	453
第十章 逆旅归处	512
番外一 密宗门	534
番外二 岁月静好	637

第一章 H市地生胎

盛夏午后，金茂大厦。

红色法拉利风驰电掣地穿过大街，继而一个漂亮的漂移，在轮胎刺啦的尖响中稳稳停在了大门口。一个穿牛仔裤、戴棒球帽的年轻人走下车，手指无聊地转着车钥匙，在路人或好奇或羡慕的目光中迈着长腿跨进旋转大门。

这座建立在市中心繁华地带的商业大厦金碧辉煌，刚一进大厅，冷气就像不要钱般汹涌而来。年轻人站在刷卡安全门前摸了摸口袋，摸摸胳膊上争先恐后跳出来的鸡皮疙瘩，扭头问前台小姐：“美女，忘带卡了，过来给刷一下？”

前台小姐明显是刚来的，愣愣地道：“对不起先生，访客请先登记，请问您要找谁？”

年轻人半摘墨镜，似笑非笑地看了她一眼。

他身材相当高，肯定超过了一米八，而且长得很英俊，虽然没露全脸，但那半挑的眉毛、深邃的眼神已足以让人怦然心动。

前台小姐脸不由得有点儿发红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就见他转过身掏出手机：“喂，哥？我过来找你，没带卡，叫你那个前台小美女给我刷一下！”

说完他都没等对方回话，直接就把电话挂了，径自点起一根烟。

“对——对不起先生，大厅内不准吸烟——”

年轻人漫不经心道：“就两三口啦，放心美女。”

“但……但是……”

就在这时电梯叮的一声，徐徐打开，一个穿黑西装的男子走了出来。

小姐扭头一看，登时花容失色：“老……老总！”

虽然被叫“老总”，但楚河其实很年轻，看上去不过三十出头。锻炼良好的身材精干瘦削，穿着剪裁得体的黑西装、白衬衣，面容并不像弟弟那样带着锋利的英俊，而是更苍白平淡一些，不说话的时候显得更加低调，完全看不出是这个财富榜上赫赫有名的集团掌舵人。

他刷了卡，走出玻璃安全门，站在弟弟面前。

兄弟俩对视片刻，楚河伸手拿下弟弟嘴里的烟，递给前台小姐。

“大厅内不准抽烟。”他淡淡道，又对前台小姐吩咐：“他叫张顺，是我弟弟。以后直接放他进来。”

与平淡长相不相符的是他声音倒很好听，低沉沙哑又非常平稳，带着点儿风雨不惊的意思。前台小姐紧张得连脸红都忘了，连忙接过烟又连连欠身：“是的老总！对不起，我记住了！”

楚河对她点点头，转身向电梯走去。

张顺也跟上去，临走前向小姐挥手：“抱歉啊美女！待会儿请你喝茶！”

前台小姐一个踉跄，看看四周无人，立刻跑到值班室里，手忙脚乱地推醒在后面睡午觉的同事：“王姐王姐！我们公司老总有个弟弟，你知道吗？”

同事睡眼惺忪地抬起头：“哦，张二公子嘛，他又来啦？别忘了给他刷卡……”

小姐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：“但我们老总不是姓楚吗，哪儿来一个姓张的弟弟？还有他长得跟电影明星一样帅你知道吗，王姐！”

同事立马示意她小声：“作死呢小妮子！你生怕人听不见？！”

到底年长两岁，同事抬头看了看前台没什么人，才压低声音说：“咱们前任董事长姓张，那张二公子才是他独生儿子——现在这个老总，跟的是母亲的姓，据说是当年张老董事长再婚，夫人从外面带进门来的……”

电梯平稳上升，落地镜在辉煌灯光的映照下熠熠生光。

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张顺摘下墨镜，挑衅似的盯着镜子里楚河的脸——他哥哥完全没有要开口的意思，只定定地目视前方，面沉如水，没有半点儿表情。

“你不问我来干什么的？”张顺耐不住先开了口。

“要钱。”

“噫——我就不能是来看看亲哥的？”

“要多少？”

张顺心里一堵，半晌才说：“……五百万。”

楚河终于偏头看了弟弟一眼：“干什么？”

他的皮肤非常苍白，在灯光下甚至有点儿透明的感觉。嘴唇很薄，看上去生冷无情，跟张顺那种人见人爱的英俊面孔不同，这样的长相，应该是很难让人生起亲近之意的。

这样的人，当年是怎么找到人给他卖命，把集团从他老爸手里抢班夺权过来的呢？

张顺心不在焉地琢磨着，随口道：“玩儿呗。乐团那个大提琴手，我上次送她辆车，把过年的底子都花光了。这次又闹着要去个什么拍卖会，黄市长他家侄子和其他几个人也在，我估计这次没个几百万下不来……”

楚河淡淡道：“傅雅呢？”

“谁？”张顺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：“哦，你介绍的那个教授家的闺秀——她脑子绝对有问题，上哪儿去都揣着本书，玩儿又不会玩儿，放又放不开，这种类型的我可消受不起。她那样子我看也就配你最合适了，你俩可以每天晚上裹着棉被谈人生谈理想，哈哈哈……”

楚河一动不动地盯着他弟弟，眼珠在灯光下仿佛琉璃珠子一般透明。

张顺还不知怕，吊儿郎当地把手肘架他肩膀上，坏笑地问：“不是我说啊大哥，她那样子该不会是你直接从自己房里打发给我的吧？你可行行好，赶紧收回去，你弟真不缺人伺候——哦，对了，别说弟弟不尊敬你，那妞我可没动一根指头，留着等你呢，哈哈！”

楚河抬手，把他弟弟的胳膊推开。

就在这时，电梯在财务科那一楼停了，大门打开，楚河面沉如水地走了出去。就这样张顺还不知道适可而止，追在他哥身后调笑：“你俩一定很多话聊！要是光聊不带劲，弟弟还能友情借你两张教学片！再不行咱还能找个大夫来看看，你说你这年纪轻轻的，整天一副肾虚样……”

楚河来到财务室，没有去看外面几个会计精彩纷呈的脸色，直接敲开了财务经理的门，说：“给他五十万，记我名下。”

经理立刻起身：“好的老总，支票还是转账？”

“支票。”

正巧张顺吊儿郎当地进来，一听就问：“不是说五百吗，怎么变成五十了？”

楚河没有回答，经理只觉得室内气压急剧降低，整个人如芒在背，写支票那会儿工夫背上就被冷汗湿了一层又一层。

片刻后楚河接过支票，转手甩到他弟弟怀里。

“留下四百五给我找大夫。”他冷冷道，“你不知道这年头儿看病很贵吗？”

十分钟后张顺哼着小曲儿下来，经过前台时对小姐吹了声口哨。

“美女，这次没几个钱，下次再请你吧！”

前台小姐对这种轻浮油滑的年轻人没好感，但看他长得实在帅，嫩脸顿时不由得一红。待要躲开，张顺却已经迈着长腿溜溜达达地走了。

那天晚上楚河回家的时候，老远就听见别墅里传来震耳欲聋的音乐声。

他脱下西装外套交给管家，问：“二少爷又在干什么？”

老管家这么多年来在这座宅子里看着张顺长大，自然有所袒护，便小心翼翼道：“二少爷跟一些朋友聚会……”

楚河摇了摇头，也不知道是嘲讽还是觉得有趣，轻轻说：“……朋友。”

他穿着白衬衣、黑西装裤，没打领带，一边解衣领纽扣一边往大厅走。老管家有心岔开他的注意力，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问：“对了大少爷，你早上吩咐我去查的那个传言已经出来了——是厨房的刘婶晚上起夜，看到白影在二少爷门外徘徊，一时害怕才惊叫起来……”

楚河一边把衣袖卷到手肘上一边问：“她看到什么？”

老管家不敢往神神鬼鬼那方面提，就很聪明地说：“刘婶老眼昏花，看错了也是有的。我去用人房那儿敲打敲打，一定让大家不再乱传就是了。”

楚河点点头，说：“我知道是什么。”说着正经过大厅，凭栏只见楼下有个小舞池，舞池里灯光霓虹、纸醉金迷，几个年轻男女在那儿疯狂地摇头。张顺懒洋洋地坐在小沙发上，边上一个肤色如雪、精巧玲珑的男孩子，小鸟依人般偎在他怀里。

楚河探出头，喝道：“张顺！”

下面好几个人抬头望过来，楚河厉声问：“昨晚你带的谁在家过夜？大半夜的不要光着身子在走廊上乱跑！”

说完他抬脚就走。

一群狐朋狗友的目光顿时齐刷刷转向张顺——张顺平白被泼了半夜裸奔的脏水，半晌才莫名其妙说：“……我没有啊。”

楚河回到书房，打内线电话要了碗糖水，自己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泛黄的《抱尸子》看了起来。

看了没一会儿，书房门被轻轻敲了两下。

楚河翻了一页，说：“进来。”

门咔嗒一声被推开，随即有人脚步轻轻地走进来，又反手把门关上了。来人似乎很谨慎，半晌才走到宽大的办公桌前，声音盈盈鲜嫩：“大少爷，您的糖水。”

楚河抬起头，刚才楼下依偎在张顺身边的那个男孩子正站在眼前。

难怪从小阅人无数的张顺都能把他带回家，这孩子生得果然很美。大眼睛妩媚得好像随时能滴下水来，身形就像还没开始发育的柔若无骨的少女，就只这么站着，都有股源源不断的狐媚从他全身上下每一寸皮肤上散发出来，熏得人心醉神迷。

楚河目光回到书上：“放下吧。”

男孩子放下碗，迟疑了一会儿，顺势就轻轻跪在地上，膝行几步到扶手椅边，仰着脸柔声道：“大少爷。”

楚河脸上看不出任何欢迎或不欢迎的意思，连眼角余光都没给他半分。

男孩子心一横，说：“大少爷，我叫小胡，才跟二少爷没几天，来给您拜个山头儿。”

这话说得很有意思，起码有几点照顾到了——第一，我不是没事来叨扰，我是很客气很委婉地来跟您请安问好的；第二，我这个安请得也不晚，因为我才跟二少爷没几天，这就来了，说明我是很尊敬您的。

楚河嘴角浮起一点儿似笑非笑的弧度：“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那你就跪？”

小胡抿嘴一笑，说：“我虽眼拙，认不出您真身，但您身上的魔气还是能认出来的。您已经超脱我们妖物一族，差不多修炼成魔了，受我一跪又有什么呢？”

楚河这下才真觉得有点儿意思了。他放下书，微微倾身盯着小胡那勾魂摄魄的大眼睛，饶有兴味地问：“你们狐族——我认识你们的一个前辈，说起来也不比你好看，到哪儿去，怎么他就没你这么会说话呢？”

小胡笑嘻嘻道：“如果您还勉强看得上我蒲柳之姿，我自然愿全心全意服侍大少爷您……”说着他又近前半步，一只雪白的柔荑轻轻覆在楚河胸口，又摸索往下，一颗颗解开那昂贵布料上的衬衣扣。

楚河也不阻止，甚至也没动作，就这么靠在宽大的扶手椅背上看狐狸精忙活。半晌他才悠悠叹了口气，也不知是嘲讽还是感慨：“你们狐族千人千面，简直就跟人类一样。有你这么顺从懂事的，也有那种桀骜不驯、天生嘴欠的……”

小胡嫣然一笑：“不知是哪位前辈当年触怒了您？”

楚河悠悠道：“哦，那是我还没堕落成魔的时候了……胡晴你认识吗？”

小胡一愣。

紧接着下一秒，他脸色瞬间煞白，仿佛整个身体里的血液都被人抽干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身后缓缓腾起一团红黑相间的气，在半空中迅速凝结，隐约浮现出一个人形；那形状越来越清晰，最终从气团中踏出一只脚，一个全身黑衣的男子，就像撕裂空间般凭空而出！

小胡颤抖着回过头。

那大山压顶般沉重的威压迫使他弓下腰，连抬头都异常困难。房间里的氧气被瞬间抽尽，极端的窒息中，狐狸精连本能的媚功都忘了，他只听见自己的耳朵轰轰作响，眼珠几乎从眼眶里凸出来——

他看到那男子侧脸上符咒般的红纹。

“魔……”他听见自己牙齿清晰的打战声，“魔尊……”

楚河随意地拢起衣襟，说：“忘记告诉你了，你要是也想成魔，找我是没用的，找他比较快。”

狐狸精整个身体都在以肉眼看得到的频率颤抖。他抖得如此厉害，以至于连楚河都觉得，如果他继续这样抖下去的话，下一秒就能把自己的内丹吐出来。

不过小胡自己不觉得，他脑子一片空白，甚至连魔尊抬起手，向他的天灵盖按下来都不知道。

“好了。”楚河突然开声道。

他的声线非常特殊，在开口的那一瞬间就像是亮光劈开混沌，狐狸精一个激灵，五脏六腑寒气上涌，刹那间就醒了！

魔尊的手停在半空，楚河说：“去吧，好好伺候二少。”

狐狸精连抬头看一眼魔尊长什么样都不敢，夺路而出的时候甚至差点儿撞到门，

但他连疼都感觉不到，踉踉跄跄、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。

“……”魔尊回过头，淡淡道：“你真是什么都不挑。”

楚河笑起来，一颗颗把衬衣纽扣重新扣上。他顶着一张苍白平淡的脸，但一边笑一边系扣子的时候，这个表情却有种说不出的，让人很难移开视线的味道。

“我连你都行，”他笑着说，“自然是什么都不挑的。”

魔尊那身绣金黑袍的下摆，随着脚步在地毯上发出诡异而轻微的摩擦声。其实他并不像地下世界流传已久的那样长着三头六臂，甚至也并不丑陋或可怕。如果他收敛魔息并伪装成人类走在大街上的话，除了气势与常人迥异之外，甚至都不会太惹人注意。

“我只有一点不明白，”魔尊很有兴趣地问，“你现在还对那只九尾狐耿耿于怀，到底是因为他真的嘴贱呢，还是因为你至今觉得他跟周晖真有那么一腿？”

楚河嘆的一声：“梵罗，你觉得周晖当年率六组围剿地狱道，是因为你也很嘴贱呢，还是因为他也怀疑你跟我有那么一腿？”

魔尊梵罗想了一会儿，微微笑道：“我想不出来，也许兼而有之吧——不过如果换作是我，老婆跟着死对头跑了，这口气估计也挺难忍下来的。”

楚河端起桌上那碗狐狸精端来的糖水，走到盥洗室顺手泼了，说：“我们之间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。”

他走路的时候步伐很稳，腰板自然地挺直着，显得身姿非常优雅而有风度。梵罗抱臂靠在盥洗室门口，就这么挑眉盯着他的背影，光影中的眼神明暗不清；然而楚河像是毫无感觉般，突然又说：“对了，叫你手下的恶鬼别进主宅——昨天晚上在张顺房外晃荡，被我家烧饭大妈看见，差点儿活活吓死，我半夜起来整整给她叫了三四个时辰的魂……”

他一抬起头，梵罗无声无息出现在他身后，一手按在他裸露在外的侧颈上。

“继续说。”

“今天我不得不给我弟弟泼了盆半夜裸奔的脏水，才把这事给抹过去。告诉你手下的恶鬼别找张顺麻烦，我就这么一个弟弟。”

梵罗嘴唇压在他脖颈边，笑声听起来有些沉闷：“我想起来……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了。”

“那你应该还记得那一次我说过的话吧？”

“记得。”梵罗悠悠道，仿佛觉得非常有趣，“我就在想……你说周晖如果知道你现在的情况，他是会更想再弑一次魔呢，还是想再灭一次佛？”

楚河脸上露出一丝古怪的神情，然而他还没说话，只听外面书房门被敲了两下。

“哥？哥你在里面吗？”

楚河还没答话，突然魔尊对着他的侧颈一口咬下！

鲜血涌出的同时楚河一把抓住水池边缘，结结实实无法掩饰地闷哼了一声。

“哥？”张顺在门外叫道。

——楚罗的犬齿深深刺入他的血管，因为吮吸不及，一缕鲜血顺着半裸瘦削的后背流下，在苍白的皮肤上显得触目惊心。楚河微微喘息，抬起头想说什么，但几次张口又颤抖着闭上了嘴巴。

魔尊咬着他脖颈上那一小块特别软的肉，说：“回答他。”

“……”楚河断断续续地深吸了一口气，扬声道：“我在！怎么了？”

门外张顺的声音听起来已经有点儿疑惑了：“小胡有事先走一步，说他刚才不小心打扰了你，请我跟你赔罪！你干吗呢哥？”

“……我知道了！”

“怎么回事啊？你在干什么？开开门！”

楚河沉闷的笑声几乎都掩饰不住了，楚河忍无可忍，转头喝道：“我说我知道了！”

“你在干什么？搞什么呢，开门！哥！”

“滚去睡觉！”

张顺显然被惊住了，在门外眨巴了几下眼睛，才莫名其妙道：“火气这么大……在打飞机吗？”

这话虽然是喃喃自语，但肯定瞒不过房间里两个人的耳朵。魔尊几乎要笑倒在楚河身上，一边笑一边拊掌道：“你这个弟弟，可真是个妙人——不管周晖喜不喜欢他，本座是挺喜欢他的，哈哈……”

楚河喘息着拢起衣襟，刚才被吸血的那块皮肉已经自动愈合，只留下一块如同吻痕般泛红的印记，周围泛着鲜明的血丝。

对人直接敞开内丹让其吸取灵力的过程让他精疲力竭，半晌才无力地抓住魔尊的手：“放开。”

他手指就像冰一样冷得可怕。

梵罗站着，而他微微俯身，魔尊就着这个居高临下的姿势盯着他隐忍的侧脸，看了很久才低声道：“我还是很怀念你那张真正的脸……”

楚河说：“放开！”

——虽然已经沦落到九天十地、无处容身，甚至连真身都无法寻回的地步了，但他骨子里不可悖逆的气势，还是能从最细微的地方鲜明地显露出来。

魔尊没有动，半晌才把手缓缓从他衣摆下光裸的侧腰上抽出来。

“好吧，”他微笑道，“一切皆如你愿。”

张顺回到卧室，不由得想象了一下他哥一个人在书房打飞机的场面，感觉有点儿惊悚。

在他的印象里，楚河是个沉默、自律、冷静得近乎于冷漠的人：他从不惊讶、激动，既不大喜大怒，也很少有情绪波动。他从不跟异性有接触，甚至连来自同性的亲密都敬谢不敏。整个人就像包裹在剪裁精致的黑西装里的冰块，就算在炎炎夏日，都散发出经年不化的寒意。

这样的人，放到古代就是个苦行僧，放到中世纪就是清教徒。张顺曾经恶劣地怀疑过他是不是有什么难以言说的隐患，但有一年两兄弟去泡温泉的时候他借机看过，好像也不是不正常的样子。

张顺对他哥有点儿发怵。

他知道他爸还在的时候，对这个不同姓的养子，也有点儿说不出的害怕。

据说楚河是他爸再婚时，二婚夫人从外面带进门的。之所以称“据说”，是因为张顺从没见过自己这个名义上的后妈——那时候他就五六岁，被送到国外跟爷爷奶奶住了一段时间，回来就听说后妈出意外死了。

张老董事长第二次当鳏夫，从此就彻底歇了再娶的念头，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了起来。那个时候张顺虽然还小，却已经在身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知道楚河是养子，而且还是有可能威胁到他继承人地位的养子——小孩子不知道什么叫继承权，但护食的本能还是有的。在身边人的怂恿下，也确实给了楚河这个便宜哥哥一些难堪。

张老董事长发现后勃然大怒，把他身边人清的清的换的换，还把他叫去一顿训斥：“楚河是你哥哥！既然你叫过他一声哥，这辈子就要把他当亲生的兄长看待！”

张顺正是最叛逆的时候，立刻顶嘴：“我才没这个便宜哥哥，我不认他！你爱认你认去！”

张老董事长气急之下祭出家法，一顿皮带炒肉丝把张顺打得哇哇大哭，整整半个

月没能下床。这还没完，从此老董事长只要逮着张顺就一顿唠叨，搞得张顺越看楚河越不顺眼，却也没敢再下什么黑手。

人人都说张老董事长偏心养子，搞得亲子怕了，才对兄长唯唯诺诺。

只有张顺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。

他还记得刚挨打那天深夜，他从疼痛和口渴中迷迷糊糊醒来，却听到床边传来轻轻的交谈声。他立刻一动不动地假装还在睡，偷偷把眼睛睁开一条缝，只见十几岁的楚河坐在扶手椅里，张老董事长站在地上，欠身弯腰，神情竟然十分……谦恭。

他从来想象不到自己的父亲还能跟谦恭联系到一起，但在那一刻，年幼的张顺心里第一个浮现的，确实是这个词。

“……阿顺还小，恶作剧也是有限的。你这样动辄一顿打，倒显得我特别不能容人一样……”

“是、是，我知道了，下次一定不再——”

卧室里一阵安静，张顺怕自己被发现，立刻闭上眼睛一动不动，发出轻微平稳的呼吸声。

“没有下次了，”楚河站起身向外走去，“——天生佛骨，也是你能打得的？”

张老董事长在他身后，冷汗一层层浸透内衣。只见楚河走到门口了，才头也不回地指了指床上的张顺，说：“他渴了，喂他点儿水。”

那天深夜的一切，在张顺年幼的记忆里是那么真切，以至于后来清晰得都有点儿假了。很多年后他都没法分辨出那到底是真实发生过的对话，还是因为疼痛和高烧而产生的幻觉。他只知道他爸后来真的一根手指头都没动过自己，而楚河在他面前，对他爸也从来都是恭恭敬敬的，再没有过那种居高临下、颐指气使的样子。

但从那时候起，他心里隐隐约约地产生了一种感觉——他爸害怕楚河。

这种感觉是很难形容，更没法证明的，甚至连说起来都非常无稽。虽然张顺从来没有跑去向他爸求证，也没跟任何人提起，但这种隐隐约约的猜测和感觉，却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他心里，这么多年来，都没有消失过。

可能是那天晚上小胡走了，张顺一个人睡的缘故，恍惚之间他翻来覆去地做了很多梦。其中一个梦就是他小时候那次对楚河下黑手，深夜用自己在大宅迷路的借口把他骗去仓库，关上电闸锁了他一夜——现实是他自己偷偷溜回卧室睡觉去了，楚河被锁到第二天早上才被用人发现放了出来；然而在梦中，却是他恍惚又回到了黑暗的仓

库，静静看着黑暗中的哥哥。

楚河侧对着他，盘腿坐在一朵光辉灿烂的莲花中。他的脸安详平和，泛出白玉般柔和的光晕；在他周围挤满了虚虚实实的鬼影，都五体投地拜伏在地，远处还有数不清的冤魂，正从广袤的黑夜中拖着长长的哭号奔袭而来。

张顺怔怔地飘浮在半空，直到楚河睁开眼睛望向他，柔声问：“做梦了？”

张顺不知道说什么，就点了点头。

“张家发过死人财，”楚河轻轻道，“那天被你锁在这里，我就顺手超度了这些亡魂。”

张顺瞳孔微微放大，他哥往他额上一拂，说：“回去睡吧。”

张顺再次陷入乱七八糟的梦境中，紧接着眼前一变，成了白色的医院病房，瘦到脱相的张老董事长在病床上艰难地喘息着。

“阿顺……”他紧紧抓着独子的手，“我已经把——把家业留给了你……你哥哥，从此你要……要靠他照顾，要把他当——当你的亲……亲哥哥……”

每一个字都像是糅着血淋淋的沙砾，他爸眼底生命的光芒越来越暗淡。

“你要好好听……听他的话……平安顺利，你要一辈子都……平安顺利……”

他爸的手松脱下去，闭上了眼睛。

张顺全身颤抖，他想哭却哭不出来，喉咙里像是堵了酸涩的血块，连唾沫都泛着火热的血腥。

一只手轻轻在他肩上拍了拍。

“别怕，”楚河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，低声说，“他去投胎了。”

张顺哽咽着问：“你——你怎么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……”

楚河轻轻叹息：“我就是知道。”

张顺声气阻塞，眼眶通红，太阳穴就像被锥子钻着一样剧痛。他紧紧咬牙忍住痛哭，转头望向病床上的父亲，想看 he 最后一眼。

——然后他看见他爸的眼睛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，两行血泪缓缓流下。

“张顺……”他听见他爸幽幽地叫，“张顺，过来，张顺……”

过来……

张顺，过来……

张顺猛然从梦中惊醒：“爸！”

紧接着他意识到自己做了个噩梦，卧室内一片黑暗，静悄悄的，时针正指向凌晨

两点。

他嘘了口气，强迫自己忽略心中的悲哀和怅然，起身想在床头柜上倒杯水。

然而紧接着，他整个人就僵在了那里——

只见月光下，床边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竟然无声无息地站了个人！

说是人也也许都不准确，只见那是个灰白色的人影，头发长长地盖住了脸，枯枝般的手臂垂在身侧，寸长的指甲打着锋利的卷，滴滴答答往下淌着黑水。

张顺整个人就像触电般咯吱咯吱发着抖：“你你你你你是，什么人？”

那个“人”抬起头，那一瞬间张顺看见他整个下巴烂没了，腐烂的舌头呼啦一下掉到胸前。

“啊啊啊啊啊啊——”

楼上卧室，楚河瞬间从床上一跃而起，箭步出门，抓住栏杆纵身一跃。

听见动静的管家刚匆匆披衣起来，就只见大少爷从天而降，轰然一声稳稳落地，甚至都没停顿，瞬间起身直接撞开了张顺的门！

“啊啊啊啊啊啊——”张顺尖叫着一头撞来，“哥！哥！有鬼！有鬼啊！”

楚河啪一声打开灯，皱眉道：“三更半夜你发什么疯？”

恶鬼在楚河进门的刹那就像是阳光下的雪人一样化掉不见了，听到动静的管家和用人冲进来的时候，就只见卧室里摆设整齐，床铺凌乱，二少爷像是发了疯一样尖叫不止，而被他当作救命稻草一般抓住的大少爷甚至连鞋都来不及穿。

老管家心里瞬间生出感叹：虽然不是亲生的，大少爷平时待人也冷冷淡淡，但关键时刻还是能看出来不同的啊！

被看出来不同的大少爷完全没有兄友弟恭的闲情逸致。他直接挥手叫管家带着用人退下，等房间里只剩他们两个人了，倒了杯水强迫张顺灌了下去，把他推上床说：“没事了，睡吧。”

“有有有有有鬼！”张顺玩儿命抓着他哥的手，“真的有鬼！”

“……”楚河说：“你真的做梦了，睡吧。”

“我不骗你！是个白色的鬼，指甲这么长，舌头这么长……”

楚河不耐烦地抽手想走，张顺又不肯放，拉扯间他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屋角一个黑色的影子，定睛一看却只见一个穿黑袍的男人站在那里，一边脸颊布满血腥花纹，正居高临下看着自己。

“……”张顺牙齿都在咯咯颤抖：“……哥，那边怎么有个人？”